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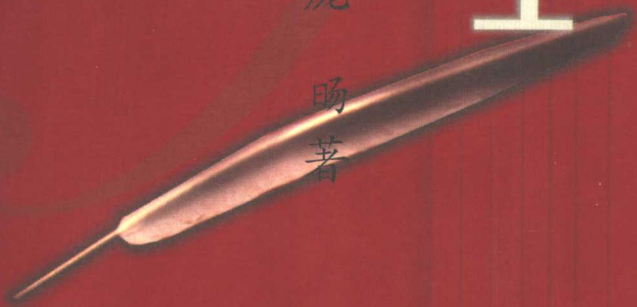
PAI XI REN SHENG



新世纪作家书库（九）

牌戏人生

庞
明
著



阅人 阅世 阅书 一位女编辑的心路历程

华艺出版社

PY
4
I²
新世纪作家书库（九）

牌戏人生

PAI XI REN SHENG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牌戏人生/庞 旸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12

(新世纪作家书库;(九)/梁 雨主编)

ISBN 7-80142-279-1

I. 牌… II. 庞…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9791 号

牌戏人生

著 者	庞 旸
责任编辑	王月英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 邮编:100010
印 刷	北京市师大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25 印张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0,000
书 号	ISBN 7-80142-279-1/I·154
定 价	68.80 元(全套六册)

序

庞咏女士枉驾，手持一纸袋，说她的另一本散文集已经编成，送来让我看看，并且说如果我肯写序，她欢迎。我说，看书稿之前我就可以表态，是只要她肯收留，我必写。不看书稿就必写，可以说说来由吗？

而说来就不免话长。是两三年以前了吧，庞咏女士任编辑之职的出版社策划出版一种我尚不知其名的散文系列，更不知哪位天才想的花样，是选文之后都有人评介。系列中有我一本，很意外，我却可以逍遥于选和推荐人评介之外。听说负责编辑出版这个系列的人名庞咏，其时还不知道是女性，莫名其妙地就联想到庞统。其后不很久，我见到这位庞咏，除了变男为女之外，第一面印象只是面貌和言谈都温厚，与一般出入于办公室搞搞文墨的女子似没什么不同。

又其后，不记得多长时间，这位庞咏女士又来，说她的娘家在我的住处以北不远，来看我很方便。谈了些闲话，临走放下她的一本新著《书边人语》。

本人送货上门，当然要翻翻，而一翻，就感到过去的只凭印象，把她看作的办公室混混的常人，是错了。新的印象是，她有才，如几篇访问记，都显示她有惊人的记忆力，而且思路清晰。谈读书的文章不少，突出的优点是有见识，能够分辨高下，严于去取。还有，也不能说是末节吧，是很能写，各种性质的题材，都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繁简有度，不费力。

这印象是上了一层楼。没想到不久又上一层，是记忆力更惊人的才女靳欣来，提到庞咏，说她新近写了一篇《四十自语》，意思很深。我“两”惊。其一，真感到去日苦多，原来她也四十岁了。其

二,是几年以前,我写了一篇《桑榆自语》,说自语,是闭门回顾性质,我自己明白,这是昔年,而立前后,追问人生是怎么回事的旧病复发,难道她也患此病,为探索人生问题而烦闷吗?还没见她的这篇新作,就有空谷足音之感。于是来看,果然有新发现,更想不到,一个胖姑娘(初次见的一霎时印象)会有哲人气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就不能不刮目相看了。

但也有个小顾虑,是哲人置身于生活中,容易“理”太多,理多,“情”的成分不会相应减少吗?如果竟是这样,男,比如说,可以走康德一条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她呢,是女性,朝朝夕夕迷恋于概念,甚至形而上,就不合适了吧?疑莫能明,以后见面,闲谈,就如先进人物之推重调查研究,着重了解她在理与情之间是如何抉择的。大胆假设,如欧词所说,“人生自是有情痴”,我以为她也应该划入这一类。

至此,对我这篇序文肯赏以慧目的读者自然会明白,像这样一位女性,写了文,编了集,就可以放弃先尝后买的经验,只说写序,就可以不看文而决定拿笔了。

但说是说,至于真拿笔,之前就不能不看看,何况还有先睹为快呢。于是由牛皮纸袋里抽出书稿,先看到书名,是《牌戏人生》,觉得有意思,有情有理,而且拉尼赫鲁来助威,可以透露作者的慧心。然后看文,所收篇数多,方面广。分为三类:一,人物之页,二,随感之页,三,书话之页。都是写自己的经历和感想,没有空论,言情说理不离事,所以读来感到亲切。我读过之后,觉得优点,除了读《书边人语》所感的几个方面以外,还可以加说两种:一是字里行间,都显示作者既有悲天悯人的仁心,又有济世救民的雄心;二是文笔轻快,有风趣。总之是文如其人,无缘见其人,看看她的所作也会大有所得的。

张中行

1996年11月5日于元大都北郊

目 录

序 张中行

人物之页

旧事重提

——和胡风先生的一面缘…… 1

爱心如歌

——杨鸿年和合唱团的孩子们
..... 6

邓拓与顾行

——记两位著名报人的生死友谊
..... 16

研究邓拓的美国人 25

与丁一岚同志最后的文字之缘 ... 28

筛子、镜子和轮子

——周年忆萧乾 36

“边缘人”董乐山·····	42
“美国文学大使”董鼎山·····	45
书中自有·····	
——记于是之·····	48
藏书家姜德明·····	51
写散文的刘炳森·····	55
少年琴痴·····	58
乐山爱乐·····	60
牌戏人生·····	63
与音乐同行·····	66
性情中人汪曾祺·····	69
却尽尘俗还本真	
——严文井印象·····	73
生命谏语	
——记一位逝去的朋友·····	77
戎大姐·····	87
晓虹和她的“未婚妈妈”·····	93
我的美国妹夫·····	98
文苑老少聚京城·····	101
事业光环的背后	
——记“当代毕昇”王选和他的	
妻子陈望录·····	104
“中关村一对潇洒夫妇”·····	113

随感之页

四十自语·····	117
-----------	-----

友谊·····	120
汉字繁简费思量·····	123
字的尴尬·····	127
起名与改名·····	130
都市秧歌·····	132
强手棋·····	136
妈妈的小院·····	139
南行印象·····	143
端溪购砚·····	154
我的教师缘·····	158
我的记者梦·····	166
母校寻踪·····	171
忆“求索诗社”·····	178
燕园情结·····	182
野味三题·····	185
干校琐忆·····	189
深秋里的长途·····	203
我的另一半·····	205
儿子·····	208
悔·····	211
家中无书的日子·····	213
家有私车·····	215
“新犹太”?! ·····	217
乐园镇的阿曼什人·····	221
青春有悔情无价·····	224
爱鸟说·····	226
玩物不丧志·····	228
不蒸馒头·····	230



我观西人礼俗·····	232
且慢“用后就扔”·····	234
侃吃·····	236

书话之页

萨拉马戈和他的《修道院纪事》···	239
洋“太史公”修史·····	243
战争是什么	
——读《剑桥战争史》·····	246
三人话房龙·····	249
《笔花选录》编后絮语·····	254
《邓拓和他的一家》后记·····	258
为大写的人立言	
——读李锐《我心中的人物》	
·····	261
尊重你发表的权利	
——读《沉浮——中国经济改革	
备忘录》·····	264
怎一个“苦”字了得？	
——读《百年苦梦》·····	267
瑕瑜互见·····	269
独到的追求·····	271
走下神坛的知识分子·····	273
困境与抉择	
——读《知识资本家》·····	276

大自然也有权利吗?	279
人怎样与动物共处?	282
来自荒野的呼唤	285
生命悲歌	
——读方敏的动物小说	288
“出走”与超越	
——读凸凹散文	291
为中国农民立传	
——读长篇小说《慢慢呻吟》	
.....	294
不该回避	
——读《生命的故事》	297
《新绿文丛》编后记	299
世纪的“春晖”	301
“隐私”出书潮及稳私权	303
拯救新闻自由	306
“边缘”与智慧	
——读刘兵《触摸科学》和《驻	
守边缘》	309
一位科学家的人文情怀	312
美国归来话书屋	315
后记	318

旧事重提

——和胡风先生的一面缘

小编辑与大作家，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奇缘。有些早已被时间尘封的旧事，往往会因一些偶然的契机鲜活地重现眼前。去年的一天，我去鲁迅博物馆参加“纪念鲁迅逝世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不由想起 13 年前编《北京电大通讯·中文版》（《电大学刊·中文版》的前身）时，与胡风先生的一面之缘。

当时，整个国家处在拨乱反正的过渡时期，思想文化界刚刚开始有些活跃的气氛，但仍背着沉重的历史负荷。1982 年刚刚开办的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开设了一门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课程：《名作家讲座》，所请的都是“泰斗”级的大作家：冰心、巴金、丁玲、艾青、廖沫沙等。

而胡风的讲座，却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这困难并不来自胡风本人。当电大中文系教师通过中国作协创联部胡风的老友转达了录课的要求时，胡风欣然答允，并很快写出了讲稿。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胡风写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写鲁迅，题目就叫《“写在〈坟〉的后面”引起的感想》。

众所周知，胡风是鲁迅先生“绝顶忠实的传人”，1955 年因慷慨上书“三十万言”，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这位文坛宿将，为中华文化培育了大批英才的大师，饱尝了 25 年牢狱之苦，终于 1980 年获释，但身后还留下一条长长的“尾巴”。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不便于直接写自己；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对鲁迅先生



的热爱，和传播鲁迅精神的虔诚，使他不顾自己的衰老重病之身，一字一句写下这篇长达七千多字的讲稿。

对于胡风的平反，作家李辉曾这样描述过：“想当年批判胡风其声势何等壮观，全民性参与，轰轰烈烈，席卷全国，胡风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可是，如今平反却一直遮遮掩掩，细水长流一般悄然滴着水珠。”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时电大的领导，也感到某种莫名的压力，对播出胡风的讲座心存顾忌。讲稿被搁置了半年，终于未能制成录音、录相课。妥协的结果，是在创刊不久的内部教学刊物《北京电大通讯·中文版》（1983年第1期）上，全文刊载。

当时我刚迈出大学校门，担任这个刊物的责任编辑。记得发稿时，上面规定胡风的文章不能放在显要位置，而是屈居一篇语法论文之后。凭着对一代宗师的景仰，我们还是加了“专稿”字样，并在题头配了鲁迅的画像。

刊物出版后，我和一位老师来到复外大街22楼，给胡风先生送去样刊和区区千字15元的稿酬。胡风先生已是衰病多加，言语行动都十分不便，但还是很有礼貌地坐在客厅的一张藤椅上接待了我们。梅志先生为我们沏上茶，就坐在一旁，担任我们与胡风先生交流的媒介。她对我们说，平时，她常将这张藤椅搬到阳台上，让胡风先生坐在那里晒太阳，有时一坐就是几个钟头。

这一年胡风先生81岁。长期的牢狱生活严重摧残了他的身心，曾经不得不住在精神病院里，日日夜夜受着恐惧症的折磨。令人欣慰的是，大病初愈的胡风先生，晚年却有了一个难得精力旺盛的时期。那段时间，胡风先生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为《评论集》写下数万字的长篇后记，系统阐述自己的文艺理论；还在亲人帮助下开始撰写回忆录。我们所见到的胡风先生正处在这样一个思维活跃的创作期。

然而，从胡风先生无力的地倚靠的藤椅上的姿势，从他的沉

默寡言、对初次见面的人似存有戒心的态度，我们仍能深切的感到，长期的磨难对他造成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有多么深、多么重！

事隔多年，除问候寒暄之外，我们当时都说了些什么，已记不大清了。只记得当谈到“左联”时，胡风先生那微闭的双眼忽地一亮，情绪顿时高昂起来。胡风先生是“左联”的中流砥柱，维系鲁迅先生与左联关系的纽带，回首往事，一定感慨万千吧？可惜那时我太年轻，并未想到要把他的话记下来。

我们坐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梅志先生送我们到门口，说了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关于这篇文章的事，我们也不说什么了。它的质量、价值，历史终会证明的！”

时隔14年，我找出这篇亲手编发过的宏文，怀着景仰的心情重新阅读，深深感到当年梅志先生那句预言的份量。对于我们今天学习、研究鲁迅，这篇文章仍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

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从鲁迅的精神遗产中吸取营养，可以说是每一个有文化生活的中国人非尽力而为不可的”，并且认为“《坟》在认识鲁迅精神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向青年学子介绍鲁迅精神，胡风首选了《坟》这部“展开广泛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集子。他层层剥笋般地引导学生，对鲁迅的“精神历程”进行分析。他认为鲁迅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人人平等”的“人国”，而要建立这样一个“人国”，首先是要“立人”，即，“在人民中间进行思想革命，使先进的，以建立‘人国’为理想的人在人民中间涌现出来。”但胡风同时指出，本世纪初的鲁迅还是个“空想的人类解放主义者”，“到了十月革命后，他的人类解放主义就由空想的转化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庄严地宣布了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参加了实际上是以他的这种伟大精神为主导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接着，胡风结合《坟》中的文章，论述了鲁迅的战斗精神：



对阿 Q 式国民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毫不宽恕的解剖”；为什么“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以及“与其空等天才，不如做使天才能够产生、发育的泥土”的深邃思想。在写下这些论述时，作者心中观照的是“并非顺遂地‘百花齐放’的今天的文艺界”，认为应当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这就是：“读者和青年至少可以忠实于人民的感情要求和自己的感受，不管他资格多老，名气多大，是好就认为好，是不好就认为不好”；“这至少可以使赝品不能趾高气扬，招摇过市，如入无人之境。在未被他们完全盘踞的空地上，也许可漏出一些不是赝品的东西来。这也算得一种做泥土的道路吧。”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胡风老人 14 年前说的话，对今日的文坛乃至思想界，不仅并未过时，反而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面对“每一个有文化生活的中国人”，对继承鲁迅精神遗产都是“非尽力而为不可”的呼唤，我们还能对“淡化鲁迅”、“鲁迅精神过时了”等论调保持沉默吗？我们又怎能不反躬自问：你在写作或发表议论时，能做到“忠实于人民的感情要求和自己的感受”吗？能甘愿走“做泥土的道路”吗？如果不能，那我们每个人，对至今仍不能“顺遂地‘百花齐放’的文艺界”，是否也应负一点责任呢？

最后，胡风提到，写这后记的时候，鲁迅“忽然感到有淡淡的哀愁袭击他的心，有点后悔印行这些杂文了。”曾有位青年用带有体温的钱来买鲁迅的书，“这体温烙印了他的心，使他常常害怕他的文字会毒害这样的青年。”胡风说：“他的这点后悔感情，是他更强地意识到了他在本书里所表达的思想严重性，那势必非影响到读者跟着他做生死的斗争不止”，“是要求读者在接受他的影响时要作最严肃的考虑。”“至于他自己，那是绝无悔改、义无反顾的。”

在这里，胡风活画出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鲁迅。字里行间，

跳动着他对青年学子的殷殷盼望之心。

胡风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甚至性格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难怪以耿介著称的鲁迅也要说“胡风鲠直，易于招怨”了。先生不幸言中，因而有了那桩大冤案，胡风成了中国文人中命运最悲惨的一个，这种坎坷甚至延续到了八十年代初、中期。尽管胡风在整过自己的人落难时，并不肯落井下石，向前来“取证”的人说那些人的坏话；但有些从不向历史认错的人，却不能以开阔的心胸，来对待这位受尽磨难的老人，以至他风烛残年仅有的一次在电台电视上与青年观众见面的机会，就这么被剥夺了。几年后，经北京电大教师的努力，这篇讲稿在电视台由他人代播时，插入了一分钟胡风先生的照片，算是做了点弥补。但历史留下的遗憾已成了永远。

后来听说，《“写在〈坟〉的后面”引起的感想》已被收入《胡风谈鲁迅》一书。

回忆这段往事，重读这篇文章，我从胡风先生身上，看到了一种足以震撼、警醒人的力量。但愿今天的人们，能够吸取以往太多的教训，以更加博大的胸襟和真实的感情对待历史、对待别人吧，力争为后人多留下一点精神财富，少留下一点遗憾。

初稿于1996年10月

修改于1997年4月

（原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四期）

爱心如歌

——杨鸿年和合唱团的孩子们

1998年9月的一晚，北京音乐厅，一场特别的赈灾义演正在举行，登台演出的是“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这是由著名指挥家杨鸿年教授和二百多名北京中小学生组成的一支合唱团，一支有着崇高国际声誉的合唱团。几天前，他们刚刚从台湾巡回演出归来，得知洪水肆虐，军民们正在长江松花江殊死搏斗，便急如星火地排练了这场赈灾义演。

全场爆满，身着黑色燕尾服的杨教授抬起左手轻轻一点，纯净、甘美、和谐的音符顿时从小歌手们口中飞出，《爱之梦》《赶摆路上》《我们的歌》《天赐神粮》《让世界充满和平》……一首又一首，宛如天籁般的歌声回荡在整个大厅，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中外观众的心。爱心如歌，爱心如歌，爱的旋律在音乐厅一波又一波传递着。当杨教授宣布这场音乐会的10万元门票收入和25万元赞助全部捐往灾区时，台上小歌手和台下观众个个眼中噙满泪花，掌声和歌声又一次如潮水般涌起。

这是合唱团成立15年来无数次感人场面中的一幕。15年，一个从荒芜中诞生的宁馨儿磕磕绊绊地成长起来，长成了一个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翩翩美少年。

一个不仅仅是艺术的神话

1983年夏，在国内已负盛名的指挥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杨鸿年应邀担任了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合唱团的客座指挥。

当时，少年合唱在国内还远远不是一项“艺术”而只是一个“活动”，在国际上毫无地位。许多音乐界人士认为童声“也就能唱唱动物园和植物园”，是合唱中的“小儿科”，大指挥家教孩子是用“大炮打蚊子”。

杨鸿年却义无反顾。他要向全世界证明“不管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的孩子，生下来都是一样的，只要给他们一流的教育培训，就会成为一流的音乐家”。

杨鸿年干什么事业，都有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头，不干则已，干就要不同凡响。他亲自挑选了几十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对他们进行发声、和声的训练。第一次训练前，他当众宣布：“我们要在一年内达到北京市的一流水平，两年内达到国内一流水平，三年后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少年合唱团！”

孩子和家长们目瞪口呆，这，近乎天方夜谭。

然而这却不是神话，仅仅一年后，杨鸿年成功了，实现了建团之初的诺言。

1984年，丹麦内政大臣听了他们的演出后说：“你们合唱团刚成立一年，竟达到如此之高的水平，实在令人惊叹！这说明训练方面极其严格，中国孩子极有才能。”

美国加州大学音乐教授、著名指挥家齐佩尔先生说：“他们的训练是巴托克、柯达伊式的，既有中国特定的音乐风格，又吸收了欧洲的技巧，每个孩子都是天才的音乐家，具有不可多得的天赋与良好的音准和节奏，他们接受的是极其严格的训练。这样